



■一名女毒販被控制，在其家中繳獲大量毒品。

廣東上月 29 日

與多地警方聯合展開「雷霆掃毒

汕尾行動」，海陸空圍剿汕尾陸豐博社村製毒窩點。一夜之間，這個籍籍無名的濱海村莊因製毒販毒聞名天下。一個傳統的魚米之鄉，如何煉成中國冰毒第一村？1月3日，本報記者闖進博社村，發現冷清的村落裡，因警方荷槍實彈的檢查站和逐家逐戶地氈式入戶巡查而顯得格外緊張。「冰毒」儼然成為當地最敏感的詞語。對於陌生的探訪者，村民噤若寒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李薇 汕尾陸豐報道



■村民對警察半夜搜捕事件猶有餘悸，稱此地不適合居住。敖敏輝攝

製毒廢渣隨意傾倒 侵蝕水源農田

博社村原是一個傳統的粵東鄉村，但大量的製毒原料的湧入，批量生產的冰毒，令毒品成為博社村的主要產業，直接從事農業的人口佔全村的比例已極其微小。毒渣、化學廢水污染水土，是令博社村農業生產幾乎絕跡的重要原因。

走進博社村，大量堆積的塑料垃圾和製毒原料殘渣、橫流的污水，令人觸目驚心。記者看到，除了村民的住所，村外所有的空地幾乎都變成了垃圾場，陣陣惡臭令人窒息。

垃圾堆積 清河變黑河

一直在博社村居住和生活的蔡伯介紹，

博社村前有一條小河流，5年前，裡面的水是可以用於種菜和灌溉的。自從村裡面有人販毒，河水的污染情況就越來越嚴重。「村民都知道河水都是有毒的，所以沒人敢用來種菜。」蔡伯指着河流周邊的植物告訴記者，河邊荒廢的田地由最初長滿雜草，到如今連雜草都被毒死枯草，但那些製毒垃圾依舊沒能停止隨意傾倒。

「垃圾就倒在了河流的上游，一下雨那些污水就流向河內，河水從清可見底變成現

在又黑又臭。」

自種蔬菜 村民不敢吃

記者在村東的露天肉菜市場發現，這個

毒販年收過億 村民三餐不繼



■77歲村民蔡伯沒有參與販毒，月入僅一百多萬元。李薇攝

毒品的家庭，最高年收入可過億，但更多的村民是過着有一餐沒一餐的貧困生活。

「五年前，村裡幾乎都是土坯房，但他們製毒以後，新房子就越建越多。」一名77歲的蔡姓老伯告訴記者，博社村有人製毒早就是公開的秘密，自己雖然不清楚具體是哪幾家在製毒，但看着身邊的環境日益發生變化，河水越

來越髒，某些家庭越來越富有，村民製販毒品的消息也就在村內傳開了。

無法種菜 收入銳減八成

事實上，記者採訪發現，雖然每個村民都知道村內有人販毒，但態度都有些漠然，不是回答「與我何關」，就是以「和那些人不熟」搪塞記者的詢問。對此，蔡伯認為，兩年多來從未有警察進來抓毒販，而博社村的製毒風氣又嚴重影響了普通村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村民對於這個現象已由一開始的無奈到如今的不想理會。

「以前村前的土地是沒有垃圾的，我們可以種菜拿去賣，月入還有800多，現在土地受污染了，種菜收成越來越少，只能靠幫寺廟看門賺錢，大概就一百多一個月。」蔡伯還有一個殘疾的兒子必須照顧，生活過得非常困難，而像他這樣情況的家庭，村裡面比比皆是。



■村民的市場就在垃圾堆前面。李薇攝

近親結婚為保密 多誕智障兒

在博社村，毒品製販們幾乎都是產業化經營，家族式運作，要從事這個行業非本村、本姓氏人士似乎是不可能獲得信任。而毒販為了保證製毒絕對機密，選擇近親結婚鞏固家族關係，誕下智障兒童很常見。

無親戚關係無可能入行

在採訪中，有不少年輕人坦言，看着別人家通過販毒發家致富，他們也很眼紅，但是他們沒有門路，沒人推薦就難以進入這個行業。「他們（毒販）都是親戚關係，我們不敢隨便問，隨便去做，怕有危險。我們年輕人要

現在看到他們被抓，想想不做也是對的！」一名年輕人告訴記者，村內雖然多姓蔡，但村民有一萬多，並非每個人認識彼此，想進入製販毒品這個產業絕非易事。

同時，記者經常見到一些智障或殘疾的兒童在垃圾堆裡面拾垃圾，見人就跟着傻笑。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潮汕地區，近親結婚誕下智障兒童是很常見的事情，但博社村有些特殊，毒販們為了保證他們的製販毒品業務絕對機密，他們更喜歡通過近親結婚建立鞏固、長久的親族關係以維持家族式運作，故智障兒童非常多。

樓下燒香拜佛 樓上傷天害理



警車駐守村小學

記者在村中的菜市場附近看到，多名警方技術人員手持各種特種設備，正對剛剛搜查出來的製毒藥劑就地分析和比對。更多的警察則在村內巡查，有知情人士透露，在29日之後，警方又先後兩次進村，逐戶搜查。在村內的博社村小學，十多輛警車、數十名警員駐守，省市及陸豐當地的政法幹部在現場辦公。

村民：兩成毒販在逃

有敢言的村民告訴記者，據平日見聞，此次警察抓獲的製毒人員，罪行較重的只有八成左右被警方控制，其他人或遺漏，或在逃。

記者巡村發現，經過一輪清剿，村內已經見不到因製毒所散發的大量煙霧。不過，各種製毒痕跡則隨處可見。一個簡易的製毒工棚，距離博社村小學近百餘米。臨時垃圾傾倒處，不少化學試驗用的藥瓶三三兩兩地被扔棄在一旁。

村民稱，製毒人員少了，製毒原料、毒品交易的人隨之減少，村裡的人明顯減少了許多。



■村內豪宅林立。敖敏輝攝

猶記得向陸豐出發的前一晚，一名參與了本次掃毒行動的刑警在記者耳邊留下的那句話：「信佛的人不應該是心存仁義的麼？為何那個村莊的毒販可以一邊燒香拜佛一邊製毒？他們是為了求安心，還是祈福發財？」

據該名刑警回憶，29日凌晨，他帶着一隊警員破門而入一棟6層樓高的住宅時，他們顯然有點不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名30來歲的婦女帶着十幾歲的女兒連夜摺疊「金元寶」，身邊已高堆砌起一座小山。而在大堂正中央的「厚德載福」橫幅之下，是一尊常年點着紅燈的觀音像。「我們知道這一棟樓上面的三層都是製毒場所，但真沒想到下面居然是燒香拜佛的地方！」這個畫面不僅讓記者又想到那名淚流滿面的婦女，當她和丈夫、兒女被警方抓獲時，她指着20多斤的冰毒，仰天而嘯：「老天爺，這麼一點，他們也抓！」每一幕的回放，都讓人啼笑皆非。

其實，「有神論者」在潮汕地區比比皆是，在博社村記者至少看到5座由當地村民籌資建設的華美廟宇，裡面多半供奉的是「地主爺」、「將軍爺」。但令人感到詫異的是，那些幹着傷天害理，埋沒良心勾當的毒販們，也可如此心安理得地祈禱神明保佑，如此厚顏無恥地掛上「厚德載福」，難道「德」和「福」通過燒香菩薩就會賜予麼？有句古詩說得好：經懺可贖罪，難道閻王怕和尚？錢財能償命，豈非菩薩是賊官！

■記者 李薇

記者手記